

經史百家雜鈔

冊六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游俠列傳

漢書霍光傳 李廣蘇建傳 趙尹韓張兩王傳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十八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第三子。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

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害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鄢。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劍。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入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其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

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

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若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軻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軻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日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羈繫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

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閒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入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

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闕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長歎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入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

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上荆軻交遊蹤跡〕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來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

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鷖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以上燕丹與鞠武謀秦。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復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

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以上田光薦荆軻見燕丹。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八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闐進。車騎美女。悉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以上燕丹與荆軻謀刺秦王。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日暮。

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劍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胸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以上取樊於期之首〕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

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以上求匕首及秦舞陽爲副。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以上荆軻入秦。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

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以上荆軻刺秦王不中〕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以上秦滅燕〕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

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以上高漸離魯句踐事」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

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以上魏其因抑梁孝王見疏廢〕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以上魏其因破七國復貴盛〕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閨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以上魏其因諫栗太子事復見疏〕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于血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以上武安初封侯貴盛。建元元年，丞相絳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以上魏其爲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絳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絳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絳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絳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一